

# 46年前，他们在这里挥洒青春

160余名老知青从全省各地赶到滨州相聚曾经战斗过的第二故乡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郁运红) 46年前他们风华正茂是一群年少力强、朝气蓬勃的年轻小伙和美丽姑娘,46年后他们已是两鬓斑白,步入花甲之年的蹒跚老人。18日,时隔46年后那段共同的青春记忆让他们相约再相聚,160余名老知青从济南、青岛、淄博等地赶到滨州重回他们曾经战斗过的第二故乡,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

18日9点,原本约定的十点相聚碰头的规划局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济南的大巴车已经到了,快点过去看看。”滨州老知青王瑞英说,盼望再次见到老战友的他们此时心情无比地激动。

“这次聚会是我们黄河农场老八队的兄弟姐妹们46年后再相聚的日子,很多战友自从分离后就没见过。这次我们要做好地主之谊,接待好我们的老战友。”滨州老知青尹立云说,近些天,何红卫、王瑞英等人一直忙碌着准备接待他们的老战友。老战友们是曾经跟他们一起劳作、吃苦、奋斗过的黄河农场老八队知青们。

这次聚会200多位战友来了160多个,他们都是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老三届”高中或初中生,当年他们最大年龄二十岁,最小的十六、七岁。他们离开了城市,离开了家,来到当年的惠民地区黄河农场开荒种田,冬战三九,夏战三伏,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直到1970年以后才陆续离开返城,我在那里待了7年的时间,青春全部奉献在那里了。”尹立云说。

18日下午,他们自己准备了20多个节目,有朗诵、歌舞、相声、京剧表演,内容都是表现当年的农场生活和他们的革命热情,演绎着他们的当年青春之歌。



张子俊(左)拿着带来的老照片,跟老战友吕金兰回忆当年的故事。 本报记者 郁运红 摄

## 和老排长回忆讲故事的情景

“先把你的电话给我说一下,可不能再断了联系了。”韩荣先边说边记,在韩荣先的小本上记录着五六个电话号码,他说,那时候通讯没有现在发达,大家走了之后就没有再联系过,这次一定要把联系电话记好了。

“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宿舍睡大通铺,晚上的时候王瑞英经常给我们讲故事。她讲得很动人,我们都爱听。”韩荣先说,她与王

瑞英是一个班的战友,在白天忙完农活,晚上休息时,姐妹们都盼望着王瑞英的小小故事会。

“是排长吗?变样了都不敢认了,我们合张影吧。”王瑞英找到了自己当年的好姐妹又见到了自己的老排长,俩人又搂又抱说个没完。“这是我们的老排长吕金兰,我们感情很深远,老排长走了之后,是我接的班。46年没见了,都快不敢认了。”

## “姐妹们把被褥都留给了我”

“快看看这是谁,还能认出来不,快看看。”一位老知青拉着另一位老知青往前走,原来这两位是班长关凤梅拉着李萍去见当年的姐妹马淑慧。老班长关凤梅说:“我们都是一个菜园班,睡在一间宿舍。今天又见到了很高兴、很激动。”

“他们走的时候,把被褥都留给了我,压得我那天晚上都没睡好觉。”李萍开玩笑地说,

当时宿舍11个人,李萍是走的最晚的一个。姐妹们在临走的时候,把自己的被褥都留给了她。

当时条件非常差我们睡的大通铺,每人两床被子也非常冷。“她们走的时候正好收完大白菜,1975年春节前后他们陆续走的,他们走了之后我就分到三排去了,1977年才返城离开。”李萍说。

# 亲爱的,你如今怎么样?

## 师傅、指导员,你们还好吗?

“电话多少,好好,我拿支笔记一下。”张宝柱说。张宝柱是机务连的,来到滨州后就托人四处打听,想要见见自己曾经的师傅毛秀华和技术指导员戴仁增。经过三四个人的联系终于找到了自己师傅的电话。“来一次不容易不想留遗憾,老师们比我们大十几岁快八十岁了,这次一定要见到他们。”张宝柱说。

不一会儿,会场上来了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是他们的指导员戴仁增来了。张宝柱跟其他几位知青一块赶过去迎接,



老知青终于见面了,大家都有好多心里话要说。 本报记者 郁运红 摄

## 当年军宣队的男孩没来聚会

在情意浓浓的现场一角,有两位老人正在拿着一堆黑白照片翻阅着。“看看就是他,你见到他了吗?知道他现在在哪吗?”从济南赶来的老知青张子俊说,“这是我走的时候大家留给我的照片,今天基本上都见到了,就剩下宗成茂没见到人,谁能给我找找啊?”

张子俊的口袋里放了20多张老照片,都是黄河农场的姐妹们送她作纪念的。他口中说的宗成茂是当年自己在瓜园排



戴仁增(右)是老八队的技术指导员,受大家爱戴。 本报记者 郁运红 摄

## 后辈追忆

## “小时候总跟着老知青插秧”

在聚会现场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游走在老知青中间,他的年纪与现场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他就是李建国,专门从莱芜驱车赶来的,这次来就是为父亲过来看看,也是为了自己重温他们的革命精神。

李建国的父亲以前是在黄河农场改建为山东建设军团一师一团五营军队的教导员,1970年12岁的李建国跟随父亲来到黄河农场,在这里有他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直到16岁离开。

“他们都认识我,我都认不出他们来了,我那时候太小,现在他们也都变样了不好认了,但还是有印象。”在放学后,李建国总是跟随老知青们一起下田干活清淤、插稻秧、割苇草。当时知青们的精神深深感染了他,也影响了他以后的生活。

“他们来到给那个地方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虽然生活很苦,但他们不求回报,思想觉悟很高,现在的生活经济富有了,但精神上却很缺失。”李建国说。